

坚持革命 永不倒退

——彻底批判林彪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纲领

李 贵

(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养鱼工人)

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鼓吹“克己复礼”，妄图挽回奴隶制“礼崩乐坏”摇摇欲坠的局面，把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，恢复奴隶制，当作他自己的理想。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反革命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，他把孔老二的“克己复礼”奉为至宝、咬牙切齿地叫嚷“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，克己复礼”，阴谋篡党夺权，妄图把被打倒了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重新扶植起来，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，搞资本主义复辟，企图把我们拉回到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黑暗社会，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，叫广大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，重受二茬罪，这完全是痴心妄想，白日做梦。

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我们劳动人家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，都有说不完的苦，讲不尽的恨，这些苦和恨是对林彪“克己复礼”最有力的批判。我家住河北文安洼，从小家里很穷，受地主的残酷剥削，过着衣不遮体，宿无寸地的苦难生活。我十二岁那年就被迫离开扛长活的父亲及多病的母亲，逃到天津，跟我大嫂讨饭为生，逢上十冬腊月，寒风刺骨，又冷又饿，大嫂就把我搂在怀里，暖一会，又拖着我去沿街乞讨。就这样也混不下去，只好回家商量想找一条生路，后又到北京龙须沟搭一个小棚住下了。我十六岁就到一个资本家的商店养鱼，不但给资本家当奴隶，还得为大军阀吴佩孚卖命，不分黑夜白天，刮风下雨，饿着肚皮四处捞鱼虫，辛勤劳动一月，挣的钱仅仅能买十几斤混合面。可是官僚资本家却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，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。而我家大嫂由于长期劳累成病，含恨死去，年幼体弱的小侄女，也因母亲死了，没人管，连哭带饿的死了，十六岁的侄子屁股上长疮无钱医治躺在地上惨死，我那可怜的父亲在老家扛长活下苦力劳累而死，就这样，在短短的几年里，我家先后被吃人的旧社会夺走了四口人的生命。更可恨的是，他们口口声声宣扬什么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道德”，可是当我父亲惨死后，却不让我去看他一眼，只好在腰上系一条白孝布。为了活下去，

我怀着悲愤的心情，拖着沉重的双脚，还得去给大军阀吴佩孚送鱼虫，刚一进门，狗副官们便大声吆喝，一阵皮鞭劈头盖脸打来，我愤怒地问：“为什么打我？”狗腿子却恶狠狠地说：“穷鬼！你带孝进来，不吉利！”万没有想到，穷人父母死了连带孝的权利都没有，反而成了惨遭毒打的罪过，这个理在那时我们穷人上那儿去讲呀！悲愤的泪水只能往肚里流！这样的阶级苦，血泪仇，我永远也忘不了！

但时隔不久，喝尽人血的大军阀吴佩孚死了，要我们为他卖力的穷人都为他披麻戴孝。他榨尽了我们穷人的血，反要我们为他带孝。看！这就是统治阶级任意剥削压迫穷人的“仁”，他们大肆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就是“德”，真是什么藤结什么瓜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。

霹雳一声震天响，来了救星共产党，天变了，地变了，劳动人民站起来了！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。现在我全家七口人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我和我的儿子、儿媳都先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都是工人。大孙女上中学，二孙子念小学。家里有收音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；和旧社会相比，一个地来一个天，口吃甘蔗节节甜。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”的伟大真理。我们工人要永远紧跟毛主席，干一辈子革命。

我虽然年老多病，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，我更是信心满怀，决心活一天，就要为社会主义干一天，原来两个人养鱼的任务，现在我一个人就承担起来了，并保证了科研的需要。

我们工人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，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，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，彻底肃清林彪这条“克己复礼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，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。